图书情报工作
第 63 卷 第 8 期 2019 年 4 月

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历程及驱动力*

■ 王宇 孙鹏 胡万德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沈阳 110034

摘要:[**目的/意义**]对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发端和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方法/过程**]通过对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起源和发展现状的分析,归纳出空间发展过程中在理念、规模与标准等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创新驱动。[**结果/结论**]以第三代图书馆理念作为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灵魂,推动能动型空间的建设与实践,驱动创新型人才培养及机制重构,全面释放和提升空间的价值与能效。

关键词:大学图书馆 空间再造 构建 启示
分类号:G252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9.08.001

空间作为图书馆的重要资源,是图书馆拓展服务、探索转型的根基与保障,空间再造及服务创新也因此日益受到图书馆界的关注和重视。大学图书馆的空间不应仅局限于阅读功能,而是逐步走向以用户为主导,注重能力本位驱动与创新素养的培养,通过创设有一定能动性服务特征的交互式、社群化空间,来发挥图书馆的空间能动性作用,全面助力国家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1 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历程

1.1 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发端

空间再造是新业态下大学图书馆服务转型与创新的重要举措,美国图书馆空间再造始终走在全球图书馆行业的前列,无论是空间格局还是功能服务,都发挥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建筑历史较为悠久,经历了功能主义时期、理性主张时期和审视创新时期的演变[1],图书馆除了具备基本的藏书和阅读功能外,还注重对读者人文素养、学习能力和创新技能的塑造,这便是推动图书馆进行空间再造的源动力。

空间再造的起源是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于1992 年 8 月提出的"信息拱廊"[2],它的实施成为全球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 ,IC)的起源和空间再造的重要模式。1999 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 IC 空间开放,该 IC 空间负责人 D. R. Beagle 首次提出 IC 空间的概念,认为 IC 空间的两层含义:其一,IC 是指一个完全在线的虚拟环境,是数字技术将"完全不同的信息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 IC 空间,读者通过一个用户界面可利用搜索引擎同时检索馆藏及其他各种在线数字资源。其二,IC 也是一种新的物理设施,该空间是图书馆的一个部门或者一个楼层,专门设计用来围绕上述集成的虚拟环境组织工作空间和提供服务。美国图书馆协会(ARL)的报告表明,截至 2004 年7 月,已有 30% 的 ARL 成员馆进行了 IC 建设,并提供创新服务[3]。2005 年,国际图联倡议各国图书馆应加强信息共享空间建设。2006 年,D. R. Beagler 完善了他的理论,指出:运行良好的 IC 空间应该由三部分构成,即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和文化空间。其中,物理空间包括计算机硬件、家具和图书馆传统馆藏;虚拟空间包括图书馆的数字馆藏、在线工具、电子学习工具和门户网站等;文化空间包括可供学习、研讨、辅导、合作研究等的环境空间[4]。

在我国,2005 年信息共享空间概念被引入,并提出要改变传统的图书馆空间布局,挖掘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和优势[5],而最早将信息共享空间进行实践

* 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图书馆能动型学习空间内涵与服务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8TBQ017)和 2018 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国外大学图书馆空间价值评估及其启示研究"(项目编号:L18DTQ00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宇(ORCID:0000-0001-8401-2436),馆长,研究馆员,硕士;孙鹏(ORCID:0000-0002-7502-7393),馆员,硕士,通讯作者,E-mail:13840395975@163.com;胡万德(ORCID:0000-0002-1149-0071),副研究馆员,硕士 。
收稿日期:2018-08-17 修回日期:2018-11-10 本文起止页码:6-11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王宇,孙鹏,胡万德.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历程及驱动力[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8):6-11.

的高校是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于2006年9月正式改造建立信息共享空间,具有信息咨询、小组讨论、多媒体视听以及个人学习等功能[6],并开放使用。自此,我国大学图书馆开始尝试和关注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

1.2 图书馆空间再造的进展

在读者需求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驱动下,在空间转向思潮的影响下,各国大学图书馆迅速推进空间再造工程。日本大学图书馆在文部科学省的指导下,将空间再造纳入战略规划,稳步推进空间再造的实,如东京大学图书馆的目标是建设与实施学术型共享空间,九州大学图书馆的定位是支撑学习、教育和研究活动的学术信息基础设施空间[7];截至2010年底,加拿大已有27所大学图书馆建成了学习共享空间,约占大学总数的27.6%,其中皇后大学图书馆的空间再造最为典型,共为两个阶段,注重协作式学习与研究环境的构建[8];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则倾力打造集多样化服务为一体的学习空间,注重效果评估,如迪肯大学图书馆在设计读者空间需求时更多关注了多元化、互动化、科技化及人性化等因素。

相对于国外,我国大学图书馆空间建设起步较晚,虽然港台及沿海部分省市大学图书馆发展较快,但总体乏力、差距明显。近几年,随着空间的常态化发展,清华大学的"iCenter"、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大-京东创客空间"、武汉大学的"创客空间"等正成为我国大学图书馆空间建设的风向标[9]。重庆大学图书馆重点打造文化空间,以"民国风"为主体风格,包括博雅书院、新书阅览室和珍藏书籍与文物馆藏室等,以唤起读书对民国文化与历史的追忆;沈阳师范大学(简称"沈师大")图书馆以阅读空间为主线,打造了艺术品鉴、经典诵读、创意绘本、国学讲堂等10个空间,突显师范教育的职能与特色;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交大-京东"创客空间将功能聚焦在创新创业支持上,能够提供知识分享、创意交流和协同创造等服务。

空间作为资源的价值正逐步呈现,大学图书馆应以空间再造为切入点,全面推进功能转型与服务创新,重点强化在文化传承、创新创业、阅读推广、智慧服务等领域的全面助力与支撑,释放图书馆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发挥的效能和价值,特别是在地域优势、学科特色等方面,这也是读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图书馆功能定位的期望和要求。

2 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弱势

2.1 确认理念淡漠

空间作为图书馆的资源已成为图书馆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支点和抓手,但是确认理念淡漠依然是空间改造与服务创新的最大阻力,究其诱因主要源于3个方面:①意识不转变,空间改造不单是空间功能的简单升级,更是对图书馆传统功能的一种颠覆和学习方式的改变,通过非传统服务的引入来拓宽图书馆的文化职能,势必会对图书馆有限的空间所提供的传统服务造成一定的冲击,这种转变对一些图书馆而言是一种挑战,意识形态方面难以接受[10]。②目标不明确,空间改造是一种功能上的革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始终处于进行之中,因读者需求和外界环境变化而不断改造和创新空间的功能。如美国东北大学图书馆的空间改造就是在"评估→改造→再评估→再改造"的过程中循环往复实现的[11]。③效果不看好,空间服务效果包括远期效果(如读者能力与素养提升情况等)和近期效果(如资源利用与受众群体数量等),有些是显性的,短期内可见,有些则是隐性的,因此要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不能仅凭某个指标就判定空间改造效果的好坏。

2.2 推动规模缓慢

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对图书馆的传统空间进行改造是图书馆谋求创新发展的新动力,然而经过近20年的发展,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整体进度依然缓慢,其影响因素主要有:①规划不科学,空间改造在规划时要具有前瞻性和持续性,最好能够顶层设计,否则将直接影响空间改造的进程和效果,日本大学图书馆普遍将空间改造纳入发展规划,保障空间改造的可持续发展,如东京大学图书馆对老馆进行改造时就制订了2012-2018发展规划[5]。②资金不充足,部分大学经费紧张,对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投入较少,同时缺乏社会资金的注入,严重影响空间改造的进程,这种现象在国内经济欠发达地区较为明显,而且不易破解。③空间不允许,部分大学图书馆受物理场所限制,没有充足的空间进行改造,这也是很多大学图书馆所面临的共性难题,在一些老馆中尤为突出。

2.3 执行自由标准

近几年,图书馆作为文化机构,其空间形态呈现出多元化、集成化、学术化等特点,各种形式的学习空间在大学图书馆纷纷出现,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各图书馆在空间改造上完全无章可循而自由开

展，导致空间服务效果大相径庭：①缺乏建设标准，对面积、灯光、设备、网络、资源等没有基本要求，导致空间形态参差不齐，有些空间甚至只有几张桌椅。②缺乏管理标准，如是否有专属部门或专业人员对空间进行管理，包括预约审核、设备调试、使用指引、馆员助力等，是否能够为读者提供从空间到服务的有效支持。③缺乏服务标准，对空间应该具备的服务或承载的功能没有明确的要求，特别是对于读者能力的塑造和提升没有系统化的远景规划。

3 我国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驱动力

3.1 将第三代图书馆形态作为空间改造的灵魂

吴建中提出的第三代图书馆源自上海图书馆东馆筹建调研，第三代图书馆不仅是知识中心，更是学习中心和交流中心，更加注重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和开放性，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的有机融合[12]。由此可见，第三代图书馆无论是其承载的功能还是肩负的使命都是对传统图书馆的一种颠覆和超越，代表着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方向，它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促进知识的供给与流通，通过不同载体形态促进多元知识的流动，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创新交流环境，促进读者交流与社交场所功能呈现，支撑创新发展；注重多元素养，体现文化包容，让读者有获取信息的平等权利；激发社群活力，让知识服务植根于社群，推动社群知识分享[10]。大学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阵地和第二课堂，应该充分挖掘其作为场所的价值和意义，适应图书馆从以外借为主体到以活动和内涵建设为主体的转变，无论是外在的空间表现还是内在的空间功能，都将突破图书馆保存空间、加工空间和阅览空间的三段式概念，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

（1）空间形式的多态化和分散化，交流环境的创新为图书馆空间再造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引领图书馆空间形态的发展方向，逐步突破三段式的限定，以读者为主体、以活动为中心，从信息共享空间到学习共享空间、从知识共享空间到研究共享空间、从学术共享空间到创客空间，多元形态协同支撑读者成长，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与京东联合打造的“交大－京东创客空间”，以支撑创新竞赛、创业实践等为主，而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的学术研讨空间，则以学术沙龙、专题研讨等为主；在分布上，也不局限于图书馆内的集中式，会呈现出分散状、辐射态，以图书馆为主体向宿舍区、教学区、实验区或院系延伸，如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与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院等联合打造的“经典阅读书吧”就设在二级学院内。

（2）空间资源的数据化和智慧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图书馆数据化的演进，资源数据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特征，为结构化和语义化创造了可能，再通过读者使用轨迹的捕捉与分析，可以为读者营造智慧化的资源环境，读者在哪里，资源就能够延伸到哪里，如重庆大学图书馆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启动的智慧服务门户，就是基于资源元数据的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实现了馆藏资源的数据化整合与智慧化服务，引领我国图书馆数据化和智慧化的方向[13]。

（3）空间服务的能动化和文化性，空间服务不局限于读者对空间的简单利用，而更多是在读者需求驱动下，积极、主动为读者营造可协作、多样化、易交流的互动社区，促进读者的学术交流、互动研讨、创新协作和素养提升，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立体化、能动化支撑，从而吸引读者主动参与其中；文化性主要体现在空间的文化功能上，空间服务不应局限于讲座、沙龙、报告等活动，而应该注重挖掘活动背后的文化元素，体现文化包容，让空间服务更具有文化气息和文化魅力，特别是在阅读文化引领、校园文化构建、经典文化传承等方面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于 2009 年启动的“IC2 人文拓展计划”，就以“点亮阅读、启迪人文、弘扬文化”为主旨，以空间为基地推动校园文化建设[14]。

3.2 从创新型人才培养出发全面推进空间改造

近几年，全球化创新创业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再平衡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15]。自 2014 年我国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以来，创新型人才培养成为大学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重要目标，同时也带动着图书馆全面、全程参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既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也是大学图书馆功能转型与服务深化的自身诉求。具体驱动因素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1）服务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图书馆作为创新知识储备与推广应用核心载体的应有之义。大学图书馆对校园文化的塑造、读者信息素养能力的提升以及创新创业氛围的培育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类创客空间、众创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大学图书馆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有力抓手，这些空间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了社群交流互动的场所，更重要是在培育创新能力、激发创作灵感、扶持创业实践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如清华大学的 iCenter 是目前全球最大

王宇，孙鹏，胡万德. 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历程及驱动力[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8):6－11.

的校园创客空间，以创意研讨与先进制造工坊为先锋，工程训练基地为基础，开放式创客工作室、跨学科研究室为引领的综合性创新型人才教育与实训基地[16]，在推动读者创新型知识积淀与能力塑造方面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2）服务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图书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选择。近几年，读者到馆率大幅下降，资源闲置明显，"供给失灵"的现象尤为突出。现实情况并非读者不需要图书馆，而是作为供给侧的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不能有效满足作为需求侧的读者的真实诉求[17]，以读者需求为驱动的被动服务模式亟需转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度挖掘和全面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效能，由被动式服务转换为主动供给式服务：坚持以人为本，以需求促供给，注重读者体验与隐性诉求；推进精准化资源供给，加强馆员创新服务能力建设，强化资源、馆员及空间的一体化协同服务能力，再现空间价值。如沈师大图书馆以创客空间为基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指导，开设大创课程，通过创客加油站、创意工作坊、创客大讲堂等为创业提供孵化支持。

（3）服务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图书馆全面参与协同育人的责任与担当。教育部 2015 年 12 月 31 日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18]，现实情况是图书馆比较注重信息服务职能的发挥，而教育职能则处于相对弱化的位置，缺乏足够的重视和专业的培育[19]。面对读者到馆率和图书借阅率大幅下降的双重压力，图书馆如何强化教育职能的作用不容忽视，教育职能不仅仅指服务于读者学习能力的提升，还包括实践能力、创造能力、阅读能力、文化品质、道德品质以及艺术品质等创新型能力的塑造，图书馆因需进行空间改造，创设基础化育人环境，充分发挥图书馆协同育人、创新育人的使命，如西南大学图书馆于 2017 年推出的音乐空间，就致力于提升读者的音乐素养。

3.3 积极推进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模式

从古代的藏书楼到现代的图书馆，图书馆的空间先后经历了藏书空间、借阅空间、传播空间和交流空间的演化过程，其功能从最初的图书收藏到阅览与文献支持中心，再到全方位、数字化媒介资源的支撑[20]，以及基于移动互联的跨平台知识服务，都在加速推动着图书馆空间再造的进程，可以说空间资源决定着图书馆的舞台和使命。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始终在探索中前进、在尝试中创新，全面支撑着学校的创新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阅读空间的泛在化和层级化。随着阅读推广的不断深入，读者对阅读空间、阅读内容、阅读载体的要求更加细腻。首先，在移动互联的驱动下，纸质图书阅读量下降明显，阅读不应局限于实体空间，还应积极拓展网络化阅读社区，推进碎片阅读，如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云阅读"是基于智能终端的移动化、数字化、泛在化阅读空间的成功实践，让读者随时、随处都可尽享阅读之趣；其次，阅读内容直接决定着读者的阅读意愿，线上线下读者驱动采购 PDA(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内容推送方面，应该在准确采集读者有效的阅读数据、科研数据、学习数据等基础上进行系统化分析，实现内容的精准化、层级化聚合与推送，降低读者获取内容的时间成本，提高读者获取内容的精准度；最后，阅读载体因内容的数字化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图书馆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同载体的知识形态和服务模式，如重庆大学图书馆与京东阅读联合推出的电子图书阅读服务，由京东专业阅读器与海量电子书协作支持，为读者创设了生态化的阅读服务，清华大学图书馆李文正馆的瀑布流式电子书是一种流式载体服务，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载体体验。

（2）交流空间的多元化和社群化。在第三代图书馆概念的影响下，图书馆的空间在功能上更加注重对读者社群能力的启迪、发现和培养，着力为读者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交流的互动空间。首先是功能多元化，交流空间不局限于学习研讨方面的交流，还要拓展到语言交流、写作交流、创客交流、文化交流等，支持不同规模的演讲、报告、分享、路演、展示等活动，同时配备相应的硬件、资源及技术支持；其次是服务社群化，交流的目的在于社群分享和创造，以促进个体能力的提升，一般过程是先将个体的创意在一定社群范围内进行描述，通过头脑风暴等形式，发散思维、开拓视野，最终聚焦创新，培养读者的创新型思维能力。

（3）创客空间的专业化和体系化。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背景下，大学图书馆以创客空间为阵地，发挥专业化优势、搭建体系化平台，全方位助力读者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成为大学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首先，创客空间环境要标准化、专业化，无论是创新素养的培育和提高，还是创业能力的塑造和培养，都要严格遵循相关的行业标准和事务流程，同

时为读者提供专业化的设备、技术和人力支持,保证高起点、严要求;其次,创客服务要持续化、体系化,读者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应作为图书馆的核心业务进行常态化开展,可以组建专司部门进行管理,各项服务要能够持续化、动态化开展,为读者提供体系化的引导、服务和助力。

(4)文化空间的开放化和融合化。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大学图书馆作为校园的文化中心,应该在培养读者文化自信方面有所担当。首先要建设多元、开放的文化空间,文化自信源自对文化的感知和认知,通过打造音乐鉴赏、美术赏析、文化展览、经典诵读、地域文化等特色空间,为读者创造接触高雅文化、传统文化的机会,坚持包容、开放、共赏、进步的初心,如沈师大图书馆在一至四楼打造校训文化墙,在创客空间打造校歌墙,推动校园文化的传承;其次要推动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大学图书馆应依托文化空间逐步提高读者的文化能力,邀请大师进行专业解读与普及,引领前进方向,不断推动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此外还要加强对本校原生资源的数字化及长期保存与利用,促进原创内容产生,如重庆大学图书馆新建的重大文库,全面收藏本校师生原创成果并进行线上线下展示,营造文化气息,以此推动文化的再创造。

3.4 突出能动型理念实行人才培养机制创新

能动型理念强调读者的主体地位,其核心是合作、主动、创新,通过一系列的引导、扶植和推动,鼓励读者主动参与到图书馆的活动或管理事务中,供给决定着需求,需求又反作用于供给,帮助读者获取自主构建知识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或潜质,从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能动型人才培养是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全面进入内涵发展、品质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需求和表现[21],空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借阅功能,而重点在于挖掘、发现、培养和升华读者的综合能力,具体实践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创设能动型学习环境。能动型学习环境是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为读者营造具有一定探索性、协同性和反思性的外部软环境[22]。首先是体制创新,彻底转变以图书馆或馆员为主导的学习模式,注重读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思维,倡导体验、感悟、实践等环节,鼓励读者成为学习的主人,效果评价也要突出对读者能力和素养的评测,而不仅仅是量化考评,此外图书馆还应积极与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大创中心等协同合作,在全校范围内推进能动型学习环境的建设;其次是理念创新,要认同能动性学习的效果,接受能动性学习给读者带来的成长与变化,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读者"被动"甚至"不动"的状态,有效帮助读者开展协同学习、设计反思环节,不断提升读者的自主化学习能力。

(2)构架能动型学习空间。能动型学习空间是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场所和保障,以空间改造为基础重新定义空间的属性和功能,最大程度挖掘空间与服务效能,培养学习兴趣。首先是泛在化阅读空间的构架,在全媒体的影响下,大学图书馆不应局限于实体阅读空间的重构,还要注重数字化阅读空间的建设与推广,充分利用读者的碎片化时间,激发读者的阅读意愿,营造线上线下、泛在化的阅读氛围,以提高读者的阅读能力;其次是学术化研究空间的构架,研究空间不能仅停留在研讨层面,要具有一定的学术支持与服务能力,如资源的学科化整合与嵌入、学科馆员的专业帮扶等,让空间不仅仅是空间,重要的是专业资源的配置与服务团队的嵌入,为学术创新提供多元、能动、跨界支撑;最后是协作化共享空间的架构,共享空间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场所,更是一种学习方式的转变,如创客空间、众创空间等,强调共享、交流、协作、创新,通过活动的策划和读者的融入,激发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3)培养能动型学习能力。能动型学习能力是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核心和关键,大学图书馆通过构建学习共同体,突破组织边界,推进读者学习能力的跨越式提升[20]。首先是思考能力,在学习过程中,伴随着认知过程的外化,读者在信息处理过程中逐步学会了推理、判断、决策等方法,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也能够得到有效提升;其次是探索能力,在具体情境中,引导读者对现实问题进行质疑、猜测、批判,鼓励读者向未知领域、未知学科进行探索与跨界实践,如3D打印、VR等新功能体验与尝试,就在于发现并培养读者的探索能力;再次是社群能力,注重培养读者在一定社会组织中的协作能力,善于挖掘每个个体的能力,构造群体优势,激发社群创新能力与创造能力;最后是总结能力,总结是对具体性事务的抽象概括,能够帮助读者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高学习能力。

4 结语

大学图书馆的空间改造,既是大学图书馆服务转型和国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双重聚焦,也是图书馆在新常态下探索空间转向与价值承载的发展需求。在第三代图书馆发展理念的驱动和导向下,未来图书馆的

王宇，孙鹏，胡万德. 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历程及驱动力[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8):6－11.

空间应该更加注重知识的交流与互动、读者素养的提升与社群活力的激发，向全力释放空间价值与服务效能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惠敏. 近现代西方图书馆空间布局的历史演进[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22(4):48－53.

[2] 张国芳. 浅谈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4(24):75－76.

[3] 任树怀,孙桂春. 信息共享空间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与启示[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6(3):24－27,32.

[4] BEAGLE D R.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handbook[M]. New York: Neal-Schuman, 2006:3－10.

[5] 吴建中. 开放存取环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间[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3):7－10.

[6] 刘青,刘勤. 信息共享空间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 图书情报工作,2009,53(11):23－27.

[7] 别立谦,力恺. 从战略规划及其实施看日本大学图书馆空间变革趋势[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10):37－41.

[8] 宋惠兰. 空间:为学习而变——加拿大皇后大学图书馆的学习共享空间[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32(5):121－124,128.

[9] 王宇,孙鹏. 大学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与发展趋势展望[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2):6－11.

[10] 于雪飞. 国外大学图书馆物理空间改造研究[J]. 图书馆学刊,2017,39(12):131－136.

[11] 董国华. 美国东北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评估体系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4(23):94－97,93.

[12] 吴建中. 走向第三代图书馆[J]. 图书馆杂志,2016,35(6):4－9.

[13] 重大新闻网. 重庆大学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门户启用仪式顺利举行[EB/OL]. [2018－09－23]. http://news.cqu.edu.cn/newsv2/show-14-4150-1.html.

[14]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IC2 人文拓展计划[EB/OL]. [2018－06－23]. http://www.lib.sjtu.edu.cn/index.php? 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67.

[15] 上海政协. 新常态新指标新方向[EB/OL]. [2018－01－07]. 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wyxl/u1ai56364.html.

[16] 清华大学新闻网. 清华大学打造全球最大校园创客空间[EB/OL]. [2018－10－20]. 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thunews/9650/2015/20151021154024528615887/20151021154024528615887_.html.

[17] 安娜,凌征强. 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研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视角[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3):22－26.

[18]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通知[EB/OL]. [2018－01－04]. http://www.moe.edu.cn/srcsite/A08/moe_736/s3886/201601/t20160120_228487.html.

[19] 刘颖. 探讨大学图书馆服务育人的基本途径[J]. 价值工程,2017(32):191－192.

[20] 高玉波. 图书馆空间服务——从载体到资源的转型[J]. 科技传播,2015(7):156－157.

[21] 黄少琴.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空间再造建设现状及思路研究[J]. 四川图书馆学报,2018(2):58－61.

[22] 钟启泉. 能动学习:教学范式的转换[J]. 教育发展研究,2017,37(8):62－68.

作者贡献说明：

王宇：拟定研究思路和论文提纲，指导并撰写论文；

孙鹏：搜集检索资料，撰写论文；

胡万德：修改论文，校对论文。

The Process and Driving Force of Space Reengineering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Wang Yu Sun Peng Hu Wand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Shenyang 11003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rough concluding and rethinking of the origin and statu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ies' space transformation, the paper could provide some example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domestic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process of space transformation. [**Method/proces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origin and statu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ies' space transformation, and concluding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of concepts, scales and standards in process of space transformation, and finally the paper indicates some accesses of space transformation. [**Result/conclusion**] The paper takes the third era library as the spiri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space transformation,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ctive space, drives the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ng, and in the end, releases the value and efficiency of space totally.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space trans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spiration